

千古無兩：故宮專家講述 《富春山居圖》六百年滄桑歷劫

2011年，造成兩岸轟動的一件大事就是元朝大畫家黃公望作品《富春山居圖》兩件殘卷，經歷三百多年分離後，在台北故宮合璧。這次的合璧，藝術評論家蔣勳說，以前做夢都不敢想。不過，經歷短短的六十天，兩件畫卷又再分開，從此兩岸相隔。

黃公望所繪《富春山居圖》長卷流傳人間六百年，遞藏於多位名家之手，也歷經人世的滄桑，上周六，北京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員李湜來港，分享此卷輾轉故事以及多年學術研究對此作世身的補遺。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（資料圖片）



《富春山居無用師卷》局部
黃公望所繪《富春山居圖》長卷流傳人間六百年，遞藏於多位名家之手，也歷經人世的滄桑，上周六，北京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員李湜來港，分享此卷輾轉故事以及多年學術研究對此作世身的補遺。



浙江博物館藏《剩山圖》
黃公望的樹



《富春山居圖》是元朝四大家之首黃公望的代表作，不僅是中國十大名畫之一，也是中國長卷美學發展到極致巔峰的精彩傑作。這幅圖卷是黃公望八十二歲於富春江創作的山水長卷，全長將近七百公分，近山線條皺擦，遠山淡墨渲染，沙渚兩岸，樹石錯落，極富變化。元朝後，《富春山居圖》成為每一個大畫家都要臨摹的範本，亦是影響明清六百多年的繪畫主流，包括明朝書法家、收藏家董其昌看到這幅畫也說，「吾師乎！吾師乎！」



黃公望畫像

黃公望的寫意山水

富春江一帶是黃公望晚年落腳「雲遊」的地方，老畫家，八十高齡，在數年間，上下富春江，看山看水，總結自己的一生，總結富春江風景，畫成《富春山居圖》長卷，河流兩岸，一點一滴，都入圖畫。忽遠忽近，忽快忽慢，山勢變化莫測。墨色或濃或淡，畫面或虛或實，在極簡的畫風中生動描繪了富春江的風華，也道盡老畫家看盡人世繁華後的種種情懷。

分之4左右面積的部分，原畫作其中一部分被焚燬，另一部分則是被單獨裝成了卷子，要完整一觀《富春山居圖》，就非將兩件殘卷結合起來不可。故宮博物院據畫上的題跋內容進行研究，發現這件富春山居畫作原是黃公望為一位名為「無用師」的好友所繪，所以大幅的畫作就被後人命名為《富春山居無用師卷》（下文稱《無用師卷》）。

順舉購得，沈氏是沈周好友，拿到之後邀請沈周來看，沈氏聞之不勝唏噓，為了卻沈周與畫同在的夙願，樊順舉請他寫了一段跋文裱在了《無用師卷》畫作背後。「至今我們也沒有查找到當初偷走沈周畫卷那位『不靠譜的朋友』的名字，因為沈周從來沒有提過，可見他是個十分厚道的人。」李湜感嘆。

富山春居殘損 隨蔣去台

經過董其昌之後，清順治年間，此卷藏於宜興收藏家吳洪裕手中，後吳病入膏肓時，因為非常珍愛此卷，就準備把它付之一炬用來殉葬，吳氏的侄兒在燒畫的時候趁吳不備，用偷換換柱的方法把別的畫卷扔了進去，把這幅搶了出來，但是首段的一小段(大約有四尺多)還是被燒損了(只燒了六張中最前面的一張，剩下的五張沒燒)。後來有收藏家將此損卷殘無部分細心揭下，重新接拼後(大約有五尺寸長)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，幾乎看不出是經剪裁後拼接而成的，天神相佑，於是人們就把這一部分稱做《剩山圖》。「後來一度被吳湖帆收藏，到了80年代，《剩山圖》被浙江省委委購集，現在藏在浙江省博物館裡。」李湜指出，現在看到《剩山圖》上面的斑點，就是當年燒出的洞。

順舉購得，沈氏是沈周好友，拿到之後邀請沈周來看，沈氏聞之不勝唏噓，為了卻沈周與畫同在的夙願，樊順舉請他寫了一段跋文裱在了《無用師卷》畫作背後。「至今我們也沒有查找到當初偷走沈周畫卷那位『不靠譜的朋友』的名字，因為沈周從來沒有提過，可見他是個十分厚道的人。」李湜感嘆。

富山春居殘損 隨蔣去台

經過董其昌之後，清順治年間，此卷藏於宜興收藏家吳洪裕手中，後吳病入膏肓時，因為非常珍愛此卷，就準備把它付之一炬用來殉葬，吳氏的侄兒在燒畫的時候趁吳不備，用偷換換柱的方法把別的畫卷扔了進去，把這幅搶了出來，但是首段的一小段(大約有四尺多)還是被燒損了(只燒了六張中最前面的一張，剩下的五張沒燒)。後來有收藏家將此損卷殘無部分細心揭下，重新接拼後(大約有五尺寸長)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，幾乎看不出是經剪裁後拼接而成的，天神相佑，於是人們就把這一部分稱做《剩山圖》。「後來一度被吳湖帆收藏，到了80年代，《剩山圖》被浙江省委委購集，現在藏在浙江省博物館裡。」李湜指出，現在看到《剩山圖》上面的斑點，就是當年燒出的洞。

順舉購得，沈氏是沈周好友，拿到之後邀請沈周來看，沈氏聞之不勝唏噓，為了卻沈周與畫同在的夙願，樊順舉請他寫了一段跋文裱在了《無用師卷》畫作背後。「至今我們也沒有查找到當初偷走沈周畫卷那位『不靠譜的朋友』的名字，因為沈周從來沒有提過，可見他是個十分厚道的人。」李湜感嘆。

富山春居殘損 隨蔣去台

經過董其昌之後，清順治年間，此卷藏於宜興收藏家吳洪裕手中，後吳病入膏肓時，因為非常珍愛此卷，就準備把它付之一炬用來殉葬，吳氏的侄兒在燒畫的時候趁吳不備，用偷換換柱的方法把別的畫卷扔了進去，把這幅搶了出來，但是首段的一小段(大約有四尺多)還是被燒損了(只燒了六張中最前面的一張，剩下的五張沒燒)。後來有收藏家將此損卷殘無部分細心揭下，重新接拼後(大約有五尺寸長)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，幾乎看不出是經剪裁後拼接而成的，天神相佑，於是人們就把這一部分稱做《剩山圖》。「後來一度被吳湖帆收藏，到了80年代，《剩山圖》被浙江省委委購集，現在藏在浙江省博物館裡。」李湜指出，現在看到《剩山圖》上面的斑點，就是當年燒出的洞。

畫卷雖有山水特徵，但不是真山實水的複述，觀者從中感受到的不是雄偉，而是平淡天真的神采。李湜指出，《富春山居》代表了當時元代山水寫意的技巧與文人的審美情趣，同時也體現了黃公望晚年淡然的心境。「黃公望在這件畫的技法上沒有照搬現實中的景象，而是則其要、刪其繁、就其簡。所以這幅畫被後人譽為畫中『蘭亭』。」李湜指出黃公望非常重視樹的畫法，「他曾經寫過一本書，名為《山水訣》。裡面說我的背囊裡總放著筆和紙，看到奇形怪狀的樹就會把它摹寫下來。可見他是隨時寫生的，所以畫出的樹木都很有生機。」以黃公望所繪樹幹為例，有的是墨筆，有的是用筆簡單勾出幾條線，但卻可以做到一樹一態，呈現出各種樹木生長造型的變化。

有關這件《無用師卷》的遞藏，李湜指出，此卷先是於明代成化年間被畫家沈周獲得，「當時沈周非常高興，以至於日日看，日日嘆，後拿給一個朋友邀請其在畫作背後題跋，以期文人畫題的加持，想不到畫作被這位朋友的兒子偷偷私藏起來，沈周求還不得，最後只能恨恨作罷。後來沈氏在市場上再次看到此畫價格很貴，待他回家籌錢來買，發現賣畫者已經離去。」氣憤之下的沈周，回到家就臨了一幅一模一樣的《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》。

值此，原《富春山居圖》被分割成《剩山圖》和《富春山居無用師卷》兩部分，身首各異。

至於《富山春居無用師卷》，尺幅為636.9厘米。李湜說幾經周折，該作在雍正元年，被大收藏家安一買，而後轉售給大學士傅恆從而入宮。1933年，日軍侵佔山海關，故宮決定將館藏精品轉移以避戰火，是故此畫再次離開故宮，「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文物南遷，到了上海、四川等地，抗戰勝利後隨其它館藏回到南京，直到1948年年底，它跟蔣介石遠赴台灣，現在安然地躺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裡。」

一年後，黃公望真跡《無用師卷》出現，皇帝秉燭夜看，非常震驚並作考證，但最終斷為偽作。李湜感嘆，有錢就是任性，因為即便如此，乾隆皇帝依舊以2000斤黃金的重金將這件《無用師卷》買下，理由只有一條：畫格秀潤

可喜，不妨並存。並題寫好長一段跋，命大臣將之裱在黃公望《無用師卷》上。

徐邦達為畫卷正名

最終，《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》得以翻案，李湜指，不得不歸功於故宮博物院老專家徐邦達老先生。20世紀30年代，故宮重要文物南遷，萬餘箱的珍貴文物分5批先運抵上海，後又運至南京。文物停放上海期間，徐邦達在庫房裡看到了這真假兩幅《無用師卷》，經過仔細考證，他發現乾隆御筆題說是假的那幅，實際是真的，而乾隆題了很多字說是真的那幅卻是假的。「徐先生指出題跋裡款字的書法用筆有多處『不對』，而黃公望的印是刻在銅上的，但偽作的印卻是石製，石印是明中期以後才有的，元人如何會使用？同時，董其昌的題跋，偽作上甚至採取的是『節錄』的方式。」如此，先人的錯誤定論才被推翻，黃公望這件《富春山居無用師卷》得以正名。

沈周失畫 含恨臨「富春」卷

可惜的是，人們現在所見的《富春山居圖》並非當初創作的全部，而是原來6

乾隆題讚贖品 以假亂真

進到清宮內府後的《無用師卷》經歷了第二次劫難，一度被乾隆皇帝認作是

水墨長卷的觀看角度

《富春山居圖》原畫畫在六張紙上，六張紙接裱而成近七百公分的長卷。推測每一張紙約長一百公分至一百二十公分不等。黃公望並沒有一定按著每一張紙長度構思結構。

古代文人觀賞長卷畫，兩手拉開一段，右手慢慢收捲，左手慢慢展放，這種瀏覽、重疊、移動的視點，或廣角闊遠，或推進特寫，視覺觀看的方式非常自由，觀看的角度也千變萬化。

中國長卷結構不同於西方單點透視

《富春山居圖》原畫是畫在六張紙上的。

構圖，不是被強迫從單一視點看風景，而是任憑個人自由悠遊於山水間，可近可遠，可俯可仰，可介入，可疏離，如章回演義，推陳出新。黃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圖》，正是把中國長卷美學，發展到極致巔峰的精彩傑作。

世界讀書日 來董橋的書房坐一坐！

2017年適逢董橋翰墨生涯歷時半世紀，又值世界讀書日，香港蘇富比將於即日起至29日在「蘇富比藝術空間」舉辦《讀書人家——董橋書房剪影》展，展中首度公開董橋百餘件珍藏，包括書畫信笺、文房雅玩、西洋古籍、藏書票等；同場展出其書法近作、手稿，以及著作之特別版本。

此次展覽劃分四個展區，由董橋之文字引領：「清白家風」部分將呈現近現代書畫逾60件，部分乃友輩文人送贈，例如，余英時、啟功、梁實秋寫贈董氏之墨跡。「字裏相逢」中涵蓋友輩文人致董氏之信笺，當中包括文壇、藝壇、翻譯界以及學術界，如金庸、白先勇、吳魯芹、林文月、楊絳、余光中、余英時、林海音、陳蝶衣、艾青、南宮博、胡金銓等，皆首度公開。「絕色」中有西方經典名著初版，部分繪圖由名手所出。書面多為硬皮精裝，具

花飾燙金，不少出自頂尖裝幀工藝師，並以皮革、貝殼、紅寶石等珍貴材質，雕刻後鑲嵌其中，設計、造工細緻精美，瑰麗典雅，皆應舊日藏書家訂製而作，鮮有重複。另董橋所藏之藏書票，亦會同場展出。

展場更將董氏書齋「舊時月色樓」之樣貌呈現，讓觀者恍如置身董橋之「讀書人家」。「這一代的事」展出董橋稱為是次活動所作之書法，以及其創作之手稿，及專著特別版，可供選購。屆時亦會推出董橋最新著作《讀書更佳》現場簽書會。

對於是次展覽，蘇富比亞洲區行政總裁程壽康表示：「董橋的散文造詣和文學修養在文化圈中是無人不知的，但他是謙謙君子，平日言談甚少談及其收藏之成就。事實上，他品味縱貫古今，橫跨東西，極富文人意趣，亦反映了他的閱歷及眼光。這一次我們非常幸運董先生同意展出他的珍貴收藏，通過第一次這麼全面的展覽，我們有幸更了解董橋。」

南張北溥對談

日前吉林省博物院藏「南張北溥」書畫特展在陝西史博館開展。展覽作品具有極高價值，如部分帶有「嘉樞」上款的溥心畬繪畫，是其為報答時任浙贛鐵路局長侯嘉樞的庇護而作的一批繪畫精品，可以作為鑒定其繪畫的標準件。而張大千作品則以其早中期為主，涵蓋花鳥、山水、人物、工筆、寫意各個門類。

此展中張大千創作於1944年的《松溪覓句圖》格外引人注目，該畫構圖繁致，畫風古樸典雅，圖中一位老者坐於溪邊松樹下如有所思，意境深遠。另一幅《仿宋人筆意花鳥扇面》，整個扇面栩栩如生，更是讓參觀者讚歎不已。

張大千創作於1944年的《松溪覓句圖》
記者李陽波攝